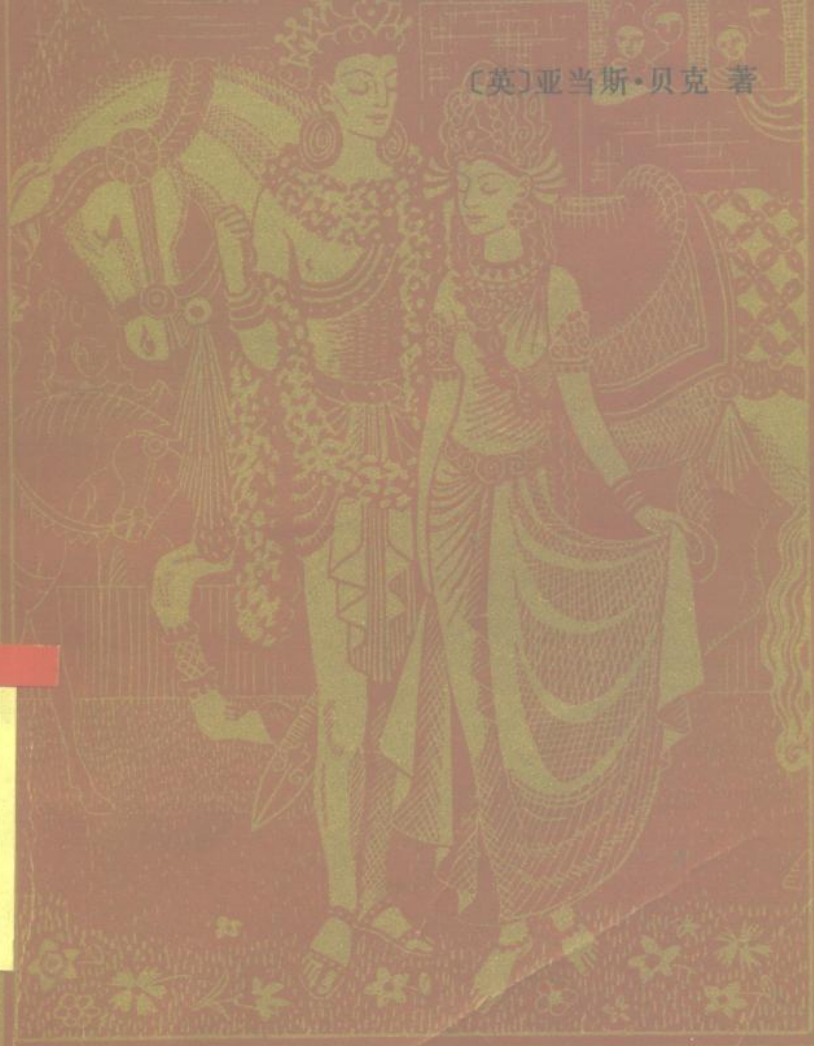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的一生

〔英〕亚当斯·贝克 著



译 者 前 言

释迦牟尼即我国读者所熟悉的神话人物——如来佛。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姓乔答摩，名悉达多。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二十九岁出家，经多年修行，最终成为佛教的创始人。

原书名为《佛传》，共分三篇：第一篇，是写悉达多出家以前，豪华奢侈的宫廷享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悉达多因痛感人间生、老、病、死各种苦恼和不满于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便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第二篇，介绍了悉达多出家之初遍访名师，一无所获。后入苦行林，经六年苦行折磨，肉体消耗殆尽，生命垂危。从此他意识到这样的修行方法，除了毁掉自己之外，是不能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于是他恢复了饮食，离开苦行林另谋出路，最后终于在菩提树下“成道”，并在鹿野苑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第三篇，讲悉达多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不仅派弟子们四处游说，还以自己为首组成僧团，在天竺（即古印度）进行传教活动。其后四十五年间悉达多获得很多信徒（上自国王、贵族，下至黎

民百姓，包括他的养母、妻子等)均对他信奉不移，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直到八十岁时，他仍四处奔波，广罗弟子，但终因年迈体衰力所不及，于是年患病，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双娑罗树下逝世。

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鼻祖，首先他是人，而不是神。就其所主张的慈爱、诚信、平等、无私等信条来看，也说明佛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他反对种姓制度，否认出身有贵贱之别，无疑这对两千多年前奴隶制度正在解体的天竺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宣扬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却掩盖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实质，又使他成了奴隶社会的卫道士。

本书是一部传记体神话小说，作者从浩瀚的佛经典籍中选取素材，并穿插许多精彩的古代印度神话传说，以优美、别致的文学语言，叙述了释迦牟尼一生的重要活动。

为了向读者介绍有关佛教的文化知识，我们保留了原著的本来面貌，只对其中一些费解的有关佛教教义的内容与个别词句作了适当删节。为了方便阅读，译者在原有篇、章的基础上拟了标题，并对文中疑难之处加了注释。

赵 炜 征

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

目 录

第一篇 俗世生活

第一章:	王子诞生	(3)
第二章:	武场定情	(17)
第三章:	囚笼冥思	(31)
第四章:	老叟拦路	(45)
第五章:	病死相继	(59)
第六章:	向往孤寂	(71)

第二篇 悟道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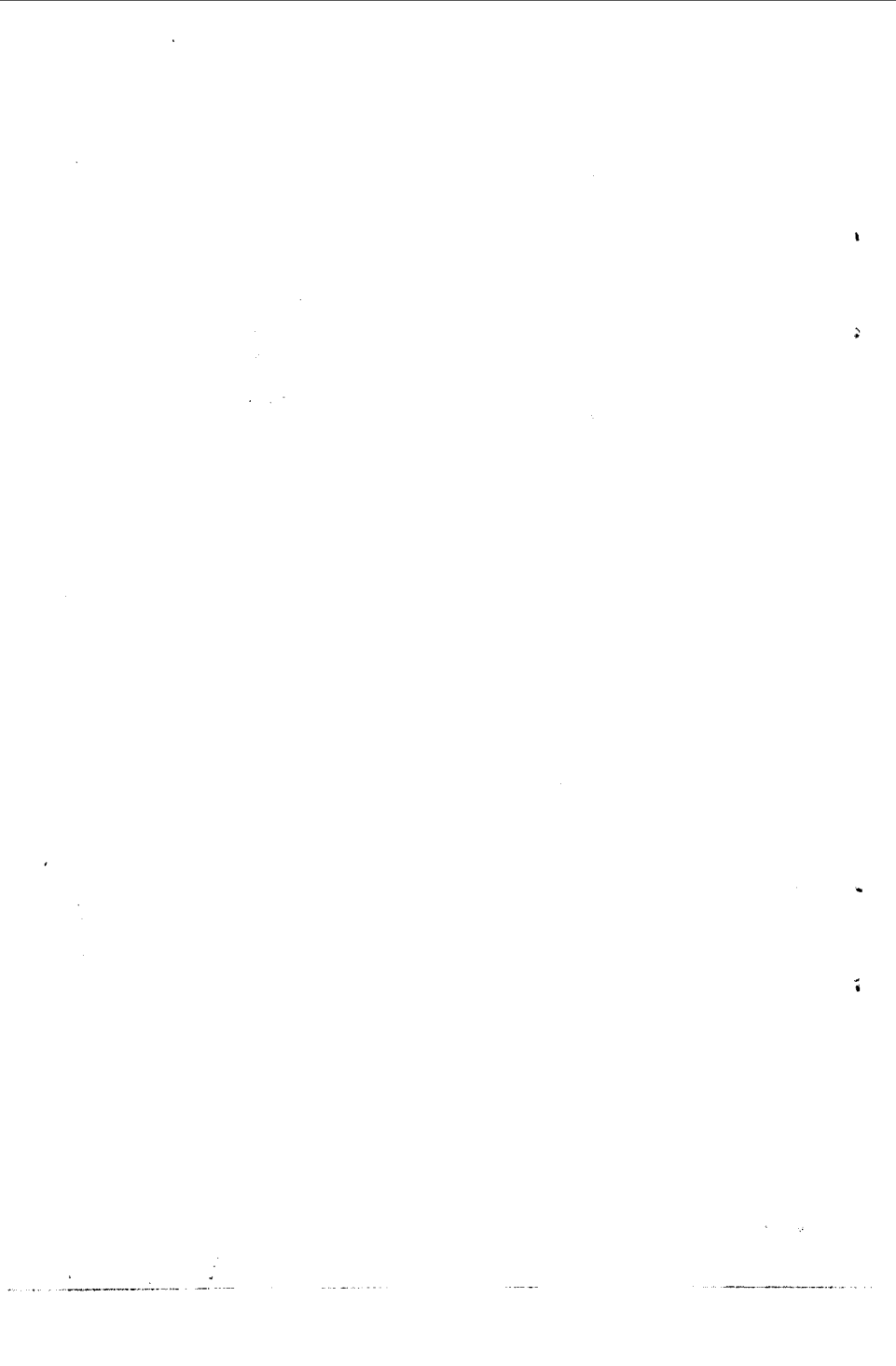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弃世出家	(85)
第八章:	拜访名师	(95)
第九章:	宫廷来使	(104)
第十章:	苦行失败	(110)
第十一章:	大彻大悟	(123)
第十二章:	初转法轮	(134)

第三篇 普渡众生

第十三章：	名传遐迹	(147)
第十四章：	故乡之行	(161)
第十五章：	故事两则	(173)
第十六章：	王后披剃	(188)
第十七章：	鹤鹑救火	(202)
第十八章：	涅槃之道	(214)
第十九章：	打碎枷锁	(222)
第二十章：	最后行程	(229)
第二十一章：	佛陀临终	(236)
第二十二章：	尾 声	(245)

第一篇

俗世生活



第一章 王子诞生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还是在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时候，春天来到了天竺〔注1〕北部一个叫迦毗罗的小城〔注2〕，这儿变得花团锦簇，生机勃勃。这样美妙的春光，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给人类带来无限活力的阳光，从湿润的泥土，从繁茂的枝叶和怒发花朵上吮吸出各种芬芳的气味，又喷吐给这个世界，使阵阵微风中弥漫着纯净的香雾，风愉快地吹着，高兴得象假在情人怀中的新娘。

座落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迦毗罗城，是迦毗罗卫国的首府。在这个庄严而神圣的地方，佛陀诞生并非偶然。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喜马拉雅山峰，连绵起伏，直刺苍穹，它使人们神随意往，跟着它不断地上升，上升，直到你的心融化到梵天。据说，那绝顶上就是诸神居住的地方。万神之主因陀罗从那里赶着他的云朵在仙气中放牧，那云朵随着太阳的光芒，月亮

〔注1〕 天竺：印度古称

〔注2〕 迦毗罗城：今尼泊尔境内

的银辉和繁星织就的锦绣而变幻着它们的形状，色彩是那樣的绚烂迷人。风神婆逾站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巔，或带着雷鸣电闪呼啸，或奏出细细动人的乐曲。太阳苏利耶，催赶着他那金色的战马，离开低低的地平线直奔顶峰，然后又转向西方，湮没在静谧的崇山峻岭。月亮旃陀罗从巍峨的山脉之端徐徐升起，又悄悄地奔向深蓝色的夜空，消失在那神秘的王国之中。蓊蓊郁郁的松林给山腰披上了盛装，为百川之源罩上了面纱，这一切似乎也受到了内在神灵的支配。卢醯膩河以轻捷的步伐从山巔涌出，有时她在石砾间跳跃，迸溅的水花犹如散落的金剛石；有时她在深潭中歇脚，沉思片刻，倒映出岸边的蕨草和鲜花——难道她不正象一个活泼可爱的，生活在山林水泽中的仙女吗？难道她不正象生育她的那银装素裹的山峰一样宛如一个纯净无暇的舞蹈家吗？因此，我们就这么说吧，这个小小的城市被笼罩在天国的气氛之中，天竺天堂的大门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四大天王〔注3〕就是这座城市的监护者，因而城市中充满了和平景象。

释迦部落居住的迦毗罗城和它的周围是伟大的拘萨罗

〔注3〕 四大天王：古印度神话称须弥山腹有四大天王。佛教也采用其说，宣称四天王各护一天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羂索；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执宝幢。因称“护世四天王”。俗称“四大金剛”。

〔注4〕 拘萨罗：公元前六世纪的前半期，印度有十六国。拘萨罗曾是最强的王国之一，大致位置在今天的奥德一带，它包括了居住在迦毗罗城的释迦族人的领土。

〔注4〕王国的一部。拘萨罗王国的疆域辽阔，在迦毗罗以南一百英里处巨大的贝拿勒斯城是王国的圣城之一。王国的首都萨婆底城隐伏于尼泊尔云海翻腾的群山中。它的东南方是摩揭陀〔注5〕王国。只有伟大的神祇们才知道统治天竺的王杖将降临在这些王国中的哪一个。

和平恬静的迦毗罗城，人们叫它红土城，居住在这里的释迦部落是强大、高尚、尊贵的民族——雅利安人。就是他们，穿过山口进入印度，打败了这里深肤色的本地人。那些战败者在他们面前，就象黑夜的薄幕见到黎明的光线那样仓惶逃窜；这些没有法律，不信神明的深肤色土著人被剥夺了一切，从而皮肤白晰的尊贵民族进驻到这里，把这块土地变成他们的家园，同时带来了他们所信奉的天神和地神〔注6〕。他们献祭，并在仪式上诵读经文；他们供奉出奶牛、五谷、酥油以及神明们所喜爱的一切佳肴。他们在国王首图驮那的统领之下过着和平富裕的日子。

这座城市座落于熠熠发光的卢醯赋河河岸，它是一座充满正气的城市。这里既没有赤贫，也少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的富人。由于生活方式简单，所以每个人都算是丰衣足食了。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扫得干干净净，并撒上了水；彼彼皆是公园和花坛，是这里人们的避暑园地。那些金肤色的儿童在

〔注5〕 摩揭陀：大致位置在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区。最早的首府是山城，以后迁到王舍城，后又迁到华氏城。

〔注6〕 天神和地神：合称为神祇。

河边嬉戏，吃着用大蕉叶裹着的白米食物，喝着从奶牛身上挤出的奶水，长得又胖又壮。

迦毗罗人不是为了物质享受而生活。那些心不在尘世，灵魂象攀援能手越过云端向闪亮的星辰乞求保佑的流浪者们，从远处的大森林也来到这里。大森林是隐士和他们的家眷与神祇们和平相处的地方，也是那些在荒凉野地谋求脱离尘世生活的人们的居处。这些流浪者从那里带来了隐士们和他们自己的幻想、揣测以及结论，于是，天竺的王公们便在城中建起了一座杉木大厅，在那里与流浪者们争辩、讨论。平民百姓也可以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或者喝采，或者咒骂。这座城里的居民不分高雅或平庸，尊贵或卑贱，每个人都把听讨论神灵的问题放在集市中惯闻的插科打诨之上，大家都巴不得知道这样的对话。而且这里人人都畅所欲言，因为雅利安人是自由的民族。他们从北方到这里，不仅带来了大胆无畏，同时还带来了敢于冒险的传统。

城里人从这些流浪者身上了解了许多东西。如果说部民们是自由的话，那么这些流浪者更自由。对世俗家庭生活的思恋或对财富的追求与他们毫不相关。如果有人夺走他所有的财产——褴褛的长袍和讨饭的大钵——他也会神秘地笑着，好象自己仍有一个既偷不走，也毁不掉的宝贝那样，非常满足地离去。雨季的三个月里，他们总是停下来借宿，发表一些议论或者倾听市民们的谈话。只要你给他们聊以为生的一点点食物，这些人就会心满意足地走开。当雨过天晴，太阳又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他们就象候鸟一样，沿着自己神秘的道路

向别处迁徙了。有时，城里会走来一个流浪者——他完全觉察不到周围的人，而沉醉在三昧〔注7〕之中。人们心里怀着无言的妒嫉围着他，因为他在此刻的入定〔注8〕中看到了难以言传的东西。过一会儿，这个流浪者就会不顾风吹日晒，或雨雪交加，孤独地，急匆匆地向着寒光闪耀的山峦走去，从此不再复返。

这时，神火也会引来一些飞蛾，使它们在火的周围盘旋，直到眼花缭乱，在明亮的光焰中醉倒，耗尽自己而化作一点点光亮。

然而迦毗罗城的居民并不总是夸夸其谈地议论世外神灵，王公们还建造了一个议事大厅。这是为了城中各区的居民——农民也好，工匠也好——到这里聚会一堂，各诉其衷。大厅里交谈的内容有播种、收割、养牛和拘萨罗人（包括迦毗罗城的居民）的日常活动；此外对黝黑皮肤的土著人的征服（在这些人眼里，迦毗罗城的居民就好象黑色大海中璀璨的明珠）、摩揭陀国王的野心、商贾们的贸易活动等其他一些事情，也是人们所关心的。但是随着婆罗门〔注9〕在这里，以贡奉梵

〔注7〕 三昧：又作“三摩地”、“三摩提”，意即“止息杂虑”、“心专注于一境”，能保持不昏沉、不散乱的状态。此为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之一。

〔注8〕 入定：佛教指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可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即成禅定。

〔注9〕 婆罗门：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居于四种姓的首位。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传教（婆罗门教）为专业。掌握神权，垄断知识，享有种种特权，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

王乞求安宁的名义，征收的各种贡品、祭牲日益增多，再加上繁杂而琐碎的礼仪，使得人们渐渐都不再来了。虽然他们暗中有不满，但谁也不敢吭一声，连白皮肤的雅利安人也莫能例外。

迦毗罗的妇女也是自由民的妻子和母亲。她们不蒙面纱，除非是在被人大胆注视时，出于羞涩才把自己的容颜遮住。她们和自己的丈夫同欢乐，共忧愁，只是高贵的妇人才总是表现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样子。如果说她们在神灵面前的态度比男人们更加虔诚驯顺，在婆罗门脚边放下的贡品更加值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女人都不过如此。

这个快乐的迦毗罗民族的领袖首图驮那，或称净饭王（意思是纯净的稻米）〔注10〕，不仅和他的先辈们一样，有多得四处滴溢的稻米，同时他的心也纯洁得象一颗有生命的珍珠。首图驮那办事认真严肃，待人和善；他有无数的牛和象，但从不因富贵而盛气凌人；他热衷慈善事业，施舍济贫，崇敬婆罗门和苦行者；他按照古代虔诚者所用的步伐行走；他经常凝神注视着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接连人间与神祇们的群山，思考着自己的问题。首图驮那娶了两个妻子，年龄大的一个叫摩耶〔注11〕是他最宠爱的；年龄小的一个叫波闍波提。摩耶尚无子嗣，波闍波提只生了女儿，所以首图驮那还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这件事使他万分忧虑。他担心死后没有人来祭奠自己

〔注10〕 首图驮那、净饭王：释迦牟尼之父。

〔注11〕 摩耶：摩诃摩耶的略称，意为“大幻化”，是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天竺天臂城善觉王的女儿。

和伟大先辈们的灵魂。尽管女儿的娇柔使他得到甜蜜和欣慰，但她们是不能做这件事情的。

有一天净饭王和妻子坐在卢藺膩河边的乐苑里，聆听融雪后涨满的河水从高山上跳跃着流下吟出的歌声时，他向她们讲出了自己的心事。王后摩耶坐在丈夫脚边一个镶着金缕的绸垫上，她美丽的面容就象在淡淡的月光中闪烁的星星，明亮而遥远，又仿佛遮上了一层用梦幻和希望织就的面纱，奇妙而朦胧。波闍波提也坐在这里，她冰肌玉骨，举止温柔。虽然仅仅如此，但也足够了。他们俩不仅是嫡亲，而且在心灵上也如同姐妹。

不一会儿，净饭王抚摸着摩耶的头，细声细语地开口了：“我的王后，你在梦想什么？”

摩耶看着嫩竹丛旁边站着母鹿和毛茸茸的小鹿投在地上的绿色的影子，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波闍波提的手回答说：“我在想生儿育女。我已经知道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但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我的主人如果没有一个儿子假在他的怀里，他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假如我天生不育，那么但愿我心爱的姊妹，我的波闍波提，会给我们的丈夫带来这最珍贵的礼物！”

净饭王皱着眉头，心事重重地说：“亲爱的贵夫人，神祇们在郑重其事地分配人间这件最宝贵的礼物。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吗？我们恳求天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祭坛上供出最好的东西。我们养活着婆罗门，我们遵守着箴训，然而神明却无意将这礼物赐予我们。如果我们前世犯下了罪孽——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是神的旨意，即便它使我痛苦，

使我心碎，我们也无法违背。”

波阁波提怯怯地抬起她那动人的眼睛看着丈夫，紧紧握着姐姐的手说：“如果我的主人再娶一个妻子，姐姐和我都会服侍她。如果她能生下一个儿子，我和姐姐是再高兴不过了，不会有别的想法。”

净饭王说：“那不是我的王后们的孩子，更不是我的贵夫人摩耶的孩子，纵使他再可爱，我也决不会喜欢他。而且你们都听到过那个流浪仙人的预言吧，他说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幸福的宫殿中，会有一个孩子诞生，他将是人类的统治者，是万王之王。”

“那愿他此时此地降临吧！”王后摩耶接着又柔声说道：“但愿我们能如愿以偿！”

长长的一阵寂静。只有卢蘼腻河潺潺的流水声，仿佛在诉说着她们情意绵绵的隐衷。

不一会儿，净饭王开口了：“我认为这不可能！”

一颗大大的珍珠般的眼泪滚到波阁波提长长的睫毛上，接着溅落在她那丰腴红润的面颊上。她凝视着她的躺在深肤色保姆怀中的小女儿。保姆正在觉树树荫下一个巨大的开满荷花的大理石池塘边，哼着土著人怪异凄凉的歌曲哄那孩子入睡。

夜，迈着轻盈的脚步，穿过树林，掠过河面，就象蹑手蹑脚地去与自己圆眼睛的情人幽会的少女那样，悄悄地来到了。群山饱览了落日的余晖后又显现出了它们神秘的阴影，每个山巅都挂着一颗亮晶晶的星星，象是在站岗放哨，月亮静谧地

浮向高空，发着熠熠的银光。天地间美好的万物都变得绝妙而遥远，此时此刻的大地已不属于人类而归顺于神祇们了。

这个夜晚，当月光将草坪挂满的露珠映成乳白色的时候，贵夫人摩耶已躺在乐苑中，偎在丈夫身边进入了梦境。这不是她此时的第一个梦，她眼前的事物在不断交替变幻，她的眼睛和耳朵随着星光的闪烁，风声的哭泣，随着荒野中互相耳语叙述着故事的芦苇一起微微地颤动。她的梦既不象四处窜跃、徘徊不定的幽灵，也不象变幻万端不可捉摸的云朵。而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幻影却伴随着晨曦的来临而渐渐隐去。这是个清晰、庄严、恐怖、美妙的梦。她蓦地睁开双眼，不知怎地坐了起来，睡意消失了。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又怅然莫解，好象是接到了一个贵人的重大通知。

她推醒丈夫，语调平稳地叫道：“亲爱的，醒一醒！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护世四天王把我从床上携起，带着我飞向巍峨的群山。在那里有许多象闪烁的星星一样的天神围绕着我，将我放在山中一个晶莹碧透的湖中洗澡，为我洗去了身上所有人世间的污秽。然后给我穿上金光闪闪的天衣，并且在身上扑撒了香粉。这时我看到一只银白色高傲的大象在树下踱步。你知道，这是皇权的象征。大象的长鼻点了一下我的右身以后就象云朵一样溶化了，它的蒸气一直进入我的腹中。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个耀眼的光亮。天空中无数发光的天神在歌颂着我的幸福和愉快。亲爱的，真是太好了！”

丈夫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你唤起我时，那些天神的乐曲还在我的耳边萦回。他们的声音悦耳和谐，胜过世界上

百鸟啼鸣的委婉，也胜过技艺高超的乐师们拨动的琴弦。他们说，‘当花星闪耀在东方的时候，孩子就会诞生’。这时你一碰到我，我立刻就醒了。”

他俩睡意全消，再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在这喜悦中，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快乐而又惊奇，激动得不住地颤抖。他们觉得自己好象是站在大海一样闪光的天边。天亮后，他们把故事讲给波阁波提听，她高兴极了，在那水晶般明净的心灵中没有一丝妒嫉的念头。圆梦者听了这个故事，都认为这是大吉大利。于是他们被召到庄严地坐在妻子身边的净饭王面前，讲出了如下的预见：“一个伟大而威严的统治者，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将出世。愿净饭王的灵魂喜悦，愿王后的心情快乐。骄傲吧！因为将诞生在这个房间里的男孩子的王国，将是整个地球，以及上面所有的一切。”

王后摩耶听着听着，眼神似乎又凝聚在美丽的梦幻之中了。

净饭王高兴地喊道：“他将征服世界！他的象队将如雷鸣一样滚动，拘萨罗将属于他统治，摩揭陀将屈膝在他的脚下，世界上所有的财宝和荣誉将永远永远属于征服者所统领的奴隶们！”

摩耶说道：“永远永远吗？人终究是要死的。”

波阁波提用手掩住了脸。

圆梦者跪在那里，身前放着带有图绘和圈点符号的占卜符，含着崇敬的目光抬起头来回答道：“贵夫人，这些财富是死亡所不能窃走的，这种征服是时间所不能湮没的，这个王国是